



四度與死神搏鬥的牙醫師

石公燦

人物：林家弘醫師，民國 50 年生，民國 70 年考進台北醫學院牙醫學系，民國 78 年畢業，其間兩度因病休學。未發病之前，英俊挺拔，樂觀進取，熱愛運動。家居高雄，父親經營小西藥房，收入僅足店租與生活費，所以林君之學費幾乎全靠自己半工半讀來支付，「鼎盛」期間曾同時兼差十五處家教。

時間：民國 72 年春天。

地點：台北醫學院籃球場。

馳騁於籃球場內，汗流浹背的黃金青年，突然間毫無原因地一陣天旋地轉，暈眩的程度讓他舉步維艱、呼吸困難；尚未意識到嚴重性，他到仁愛醫院耳鼻喉科求診，心想或許常常耳鳴是耳內迷路系統出了問題罷！沒想到檢查之後，敏銳的耳鼻喉科醫師建議他該做個腦斷層掃描（CT scan）；一照射下來，才發覺竟然是腦瘤，後來證實是右側小腦橋腦角的聽神經鞘膜瘤（Acoustic Neurillema of Right Cerebral Pontic Angle）。於是，一連串

牙場現形記／一九八九

施文儀

第三回 開業有術 愛財無道 有醫無類 一律殘廢

各位聽官，「無定著」大家並不清楚牙場抗爭勞保特權不合理的這段近代史，但是若提及與這段歷史相關的代誌，相信大家是記憶猶新；其中有三件，更是屬於這段歷史的重要「遺物」。

四年前，一批相信「愛拼才

會贏」的牙場人士，組成「勞促會」，轟轟烈烈地發揮了「反對黨」制衡的力量，然而隨著勞保有條件地開放，這股制衡的清流，如今已經和廖添丁相款，變成歷史上的英雄，只能在說故事的時候來談。另外，由於勞保單位

使用「五年以上開放勞保特約」的「分化伎倆」得逞，迫使牙場裡利來產生「五年以上」、「五年以下」的分離意識，牙場裡同時也出現了一堆怪現狀，例如自首當過「密醫」以取得五年年資等這類的怪事，導致當時的牙場，普遍被外界認為是個不團結的團體，但是所存在的分離意識，如今也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逐漸被淡忘。

以上所談的兩件代誌，在當初雖然是頗為轟動，但是如今都已經是歷史上的名詞，也都無法展現出實質的影響力，但是，全屬於這段抗爭史中的另一個時代

的惡夢就降臨在他的身上。

72年3月首度入院開刀而休學，73年2月復學，73年暑假腦瘤復發再度入台中榮總開刀，再度休學一年。74年暑假第三度入院開刀，74年9月復學。好不容易挨到分發台北縣立三重醫院實習，卻又於77年10月因腦瘤復發而第四度入院手術。一個前途似錦的青年於焉成了前途似「緊」了。

腦瘤的本質雖屬良性，但因位置緊密地黏合在「生命中樞」的腦幹（brain stem）上，所以開刀的醫師們不敢冒然完全取下，也因此過一陣子腦瘤就繼續擴大而必須再次開刀。開刀時又無可避免地傷害到第三對到第八對的腦神經，於是造成林君右耳失聰，右臉神經麻痺，右眼瞼無法關閉而導致常有角膜潰爛的情形，右眼視力幾等於零，且有複視的現象；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開刀的醫師只好將其右眼瞼上下縫合，僅留左眼獨司視覺重任。

開刀後，傷口痊癒了，也復學了。但是，留在臉上的標記如同心理上的創傷，林君表現出退萎與逃避人羣的行為模式。幸而他有個堅強而慈祥的母親，雖然四次開刀下來，給這個家庭留下了天文數字般的債務；雖然好不容易拉拔長大的孩子，眼看著就要獨立開創美好的人生時卻突然遭此惡運；雖然四次一夜數驚於開刀後的照顧已教這位勇敢的女性心神俱疲；但是篤信天主教的她，卻仍懷著一副感恩的心情，一方面祈求上帝垂憐她的孩子，一方面不斷地鼓勵她的孩子勇敢面對現實，一次再一次的站起來。四次的腦部手術，四次鬼門關前的徘徊，一般人是無法承受這種打擊的，林君在母親無微不至的呵護下總算又重新站起來面對人生的戰場；憑藉著一向不錯的成績，他順利的分發到筆者服務的醫院實習；實習期間，因為視覺上的障礙，使他必須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恆心與毅力才能完成所

交付的案例；也因為筆者嘗試著對他比照一般實習醫師同樣要求，而使他流不少的汗水與淚水。

如此這般的努力，他畢業了，也考完國考；但是，他馬上又面臨重大的考驗——幾乎沒有一間診所敢聘用他。在一番掙扎與考量之後，他決定放棄臨床工作而走上牙科器材商的路線。非常幸運地，他遇到了貴人，新力公司的林總經理「大膽」地任用他在開發部工作，於是，林君又有機會重新摸索他的人生了。

有人說：「給他魚，不如教他捕魚。」林家弘醫師現在有了「魚網」但是捕魚的技巧，仍待各位的教導——這方面是他的指導醫師在他實習期間疏於教導的。日後當這位堅強而謙虛的年輕牙醫拜訪各位同仁時，還望大家不吝教導，讓他建立信心面對來日方長的將來。

作者／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，現為台北縣立三重醫院牙科主治醫師，牙橋雜誌編輯主委

產物——勞工門診，却是方興未艾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，越來越多的牙場人士，投入了這個「愛心」的行列，和勞保診所共同負擔起照顧勞工的責任；勞工門診為了和勞保單位抗爭，為了和勞保特權搶生意，他們以犧牲門診診療費用的實際行動來拉攏勞工，打擊特權；可能成績不壞，「勞工門診」的招牌竟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，成為牙場1980年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。

然而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，許多勞工門診犧牲的不只是一張張勞保單的給付費用，他們更把一個牙醫師所應有的尊嚴與醫德

也給犧牲掉，「開業術」非但不是「醫療技術」，也不是「開業技術」，竟已成了走火入魔的「開業魔術」，牙醫師也成了「斂財術士」。病人一律平等，有醫無類，一律先讓病人成為「口腔殘障」，然後再為其做復健。說得更明白一點，其開業術即是「該補不補，不該拔却拔，真牙進去，假牙出來，薄利多銷，速戰速決，不問品質，只問業績」；由於其作法牙場內的人士大多不敢公開譴責，而此種經營方法又是如此獲利迅速，因此儘管勞保單位表示懸掛「勞工門診」為非法，但是仍然壓不住這股「新潮

」。

聽官！今天說這一段並非是新鮮事，這件代誌早就已經是諸位聽官私下談天的話題，但是為著要替這段歷史留下見證，牙場現形記在此將大家的話題記錄整理，作為將來撰寫台灣牙醫史的參考史料之一。

《無定著》＝也許

《相款》＝相同

《代誌》＝事情

作者／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，牙橋雜誌總編輯，省政府衛生處技正